



当代世界华文作家小说库

Dangdaishijie Huawenzuojiaxiaoshuoku

苦乐风流

朔望海

著

二十世纪初，中原有位游走江湖的华姓拳师，因参与反清秘密暴动被官府追杀。一家人流落南粤羊城，开始了另一种人生……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当代世界华文作家小说库

Dangdaishijie Huawenzuojiaxiaoshuoku

苦乐风流

朔望海

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乐风流 / 朔望海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4.9
ISBN 978-7-5113-4866-1

I. ①苦… II. ①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6201 号

苦乐风流

著 者 / 朔望海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责任编辑 / 高福庆 王 嘉

装帧设计 / 贾惠茹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40.5 字数: 590 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4866-1

定 价 / 58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有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

第一部

《情之结》

二十世纪初期，血色岁月的多舛命运和难忘情结

<1>

夜幕下的珠江，波浪涌流，粼粼的泛光里，有条舢板在游动。

舢板越来越近，船上有两个人影。摇橹的是位中年妇女，肩挎宝剑。船舱里坐着年轻姑娘，手持食盒。姑娘站起身，抬头眺望道：“阿妈，那就是停泊渔船的地方。”中年妇女摆橹转弯说：“阿贝，发信号！”

远处，篷船上放哨人发现手灯信号，转身对舱内说：“老夏，送饭的来了！”老夏命令道：“立即回应！”放哨人用红绸巾蒙在手灯上，站在船头摇动呼应。舢板向着发出红色信号的篷船急速划过来。

舢板与篷船靠舷。放哨人接过姑娘手提的食盒。母女俩上船进舱。阿贝瞧见老夏，惊喜道：“阿爸，你不是参加北伐去了吗？”老夏阻止道：“嘘！不要声张。”又问妻子，“华嵘，金大哥交给你的东西呢？快拿出来！”华嵘对女儿说：“阿贝，快拿出来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阿贝莫名其妙，问，“在哪里呀？”

“在你的衣领里。”华嵘说着撕开阿贝的衣领，取出纸条，递给丈夫。

“阿妈，”阿贝惊奇道，“你对我也保密呀？”

“当然，这纸条重过生命！”华嵘说。阿贝把点心分给叔叔们。老夏凑着小马灯看完纸条，将其点燃，与大家吃着点心，低语了一阵，命令道：“同志们，立刻上岸，各分队顺着长堤，向维新路进发！”开会的人各自乘舢板分头迅速离去。老夏说：“华嵘，赶快带阿贝回家去！这里危险！”

“志坚，我跟你们同去！”华嵘要求道。

“阿爸，”阿贝说，“我也去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！快离开这里！这是命令！”夏志坚说着牵着妻子和女儿的手，把母女俩拉出船舱，催促她们上了舢板。夏志坚猛力推动船舷，舢板离开篷船。

阿贝说：“阿爸，您多保重啊！”夏志坚嘱咐道：“阿贝，照顾好你阿妈！”

华嵘摇橹离去，江面上泛起闪闪的光波。阿贝坐在船头，仰望天空，星月被乌云遮蔽。她环顾周围，租界楼窗里的灯火，眨着鬼眼似的蓝光。波浪闪烁的港湾里，隐约可见各种型号的军舰。来回晃动的探照灯，扫描出桅杆上各式各样的外国国旗。炮艇的汽笛不时发出低沉的嚎叫。海关大楼的时钟沉闷地响着报点声。舢板即刻消失在水波浩渺的光影里。江水缓缓地奔流着，无声无息，无风无浪。南粤临江的这座大都市，依然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墨一样的黑暗。

黑黝黝的巷道里，两个人影在晃动。

华嵘与女儿快步走着。巷道里，阴森恐怖。母女俩走到家门口，突然窜出一团黑东西，母女悚然驻足。阿贝用手灯打照，两只眼睛射着蓝色凶光，野狗！华嵘嗖地抽出背上的宝剑。那只野狗被出鞘的剑光吓得调头逃窜。华嵘打开家门。阿贝进屋，把手灯放在桌上，擦根火柴，点亮煤油灯。华嵘把剑插进剑鞘，挂在壁上，说：“阿贝，你快去睡吧！”阿贝拿起暖水壶倒了杯水递给母亲，问：“阿妈，阿爸怎么又回来了？”华嵘接过杯子坐下，说：“时局就像天气，变幻莫测。蒋汪突然叛变，国共分裂，到处腥风血雨，人头落地。革命者必须拿起枪杆子，重新杀出一条生路来！”阿贝疑惑地问：“阿妈，今晚是不是有大的行动呀？”母亲喝了口水咽下，说：“我的任务只是送信。纸条上写的什么，我也看不懂。”母亲放下杯子说：“阿贝，你到里间去睡吧！你爸有两件衣服，我给他缝补缝补。”阿贝走进里屋就寝。母亲坐在灯下，拿针纫线，缝补衣服。夜越来越深，灯罩里的芯焰越来越小，光线也越来越弱。

华嵘伸手拧出灯芯，亮光又大起来。她满面困意地伸起两臂，打了个哈欠。忽然，外面传来轰隆隆三声炮响。她侧耳倾听，顿时枪声大作，呐喊四起。华嵘急忙把红领带系在脖颈上，取下墙上的宝剑，到里间瞧阿贝睡得正香，悄悄跨出家门，转身关上门，跑进巷道。华嵘气喘吁吁地跑出巷子，来到大街的檐廊下，探头左右观看。大街上，刷刷的脚步声，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向前奔腾。

远处火光冲天，枪声阵阵，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撕破凌晨黑夜的沉寂。武装的工人赤卫队和军人们拼命地奔跑着，海浪一般向维新路的方向冲击。华嵘跃出檐廊，置身洪流，挥动着手中的宝剑，加入起义者的队伍，向前飞跑。

警察局门口，硝烟弥漫，机关枪嗒嗒嗒地喷着火舌。武装工人和革命军战士，冒着枪林弹雨，前仆后继，踏着地面上流淌的血迹，一批接一批地轮番进攻。高大森严的坚固铁门，终于被砸开了。起义者们蜂拥进去。华嵘看见女赤卫队员们正在街边忙着抢救伤员。她把宝剑挎在背上，急忙跑过去，帮助抬起担架，向医院奔去。

次日早晨，阿贝睁眼醒来，屋子里大亮。

她瞧瞧床头的闹钟，秒针不动了，后悔昨晚没有上发条。阿贝穿衣起床，见母亲不在，急忙梳洗完毕，锁上家门，顺着巷道，撒腿跑到大街上。大小商铺店门紧闭，三五成群的市民，在私议昨晚发生的突然事变。远近的马路上，到处是被捣毁的铁甲车、汽车、大炮，地上散落着枪弹壳，还有斑斑血迹。阿贝走在街旁的檐廊里，忽听有人喊：“华夏贝！”阿贝扭脸瞧，是同班女同学，拔腿跑过去打招呼：“金昱晔！邢姝芬！”金昱晔迎上来说：“阿贝，你怎么没有去学校呀？”阿贝说：“忘了给闹钟上发条，睡过点了！”

“我是被枪炮声惊醒的！”邢姝芬说，“昨晚枪战，谁还敢去上学呀！”

“我去学校了。”金昱晔说，“只几个同学到校。”她们正说着，忽听背后有人呼唤她们的名字。邢姝芬指着几个走过来的男同学说：“看，蔚少良、范家森、白北也来了！”华夏贝打招呼：“你们三个干什么去呀？”蔚少良回应道：“到西园广场去！”白北说：“今天那里开大会！”范家森吆喝着：“看热闹去啊！”

他们走进西园广场。这里热闹非凡，人头攒动，大鼓震耳，欢声喧天。六个同学被会场里热烈的气氛震撼了。华夏贝踮着脚尖，抬眼朝正前方望去：会场的主席台，是一座竹竿和木板搭起的棚子。上方挂着红布黑字“工农兵代表大会”的横额。台子的正面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大幅画像。白木桌两边的长条凳上坐着

起义的领导者们。主席台虽简陋，但很威武。

蔚少良亲切地搂住阿贝肩膀。旁边的范家森见他俩亲昵的样子，醋意大发，啐了一口唾沫，愤然离开。白北跟着范家森走了。阿贝对蔚少良的亲热反感且肉麻，乘后面人群向前拥挤，悄然躲开了蔚少良，蔚少良左右张望不见阿贝。

大会开始了，主席台上有人讲话。

华夏贝望去，那位讲话的人，头戴军帽，身穿黄呢子军衣，全副武装，很威武的样子。讲话者手持铁筒喇叭，在高声呼着口号。整个会场高呼：“打倒新旧军阀！”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

华夏贝忽觉有人牵动她的衣襟，扭头惊喜：“阿妈！您怎么在这里呀？”母亲问：“阿贝，你知道主席台上讲话的是谁？”阿贝摇摇头：“不晓得。”母亲说：“你张太雷叔叔！”阿贝惊讶：“他这打扮，我认不出来了！”母亲拉着女儿的手说：“走，跟我到医院，去看护伤员！”阿贝跟着母亲离开会场，向医院走去。

< 2 >

晚上，华夏贝做好饭，焦急地等待母亲回来。

直等到深夜，才听到叩门声。华夏贝急忙站起来开门，见是房东家雇的女佣，迎道：“吴妈请进！”吴妈问：“阿贝，你妈还没有回来呀？”阿贝说：“没有啊，急死我啦！”吴妈关切地嘱咐道：“阿贝，你妈回来，告诉她，明天全城戒严，大搜捕。你母女今晚必须出城躲避，最好马上就走，一定切记！”说罢转身走出门。阿贝觉得奇怪，吴妈的话简直就是命令。

直到后半夜凌晨时分，阿贝在似睡非睡的蒙眬中听到敲门声。她机警地迅速下床，出房，开门。母亲跨进门槛，打了个趔趄，要不是拄着剑，几乎就要摔倒

在地上。华夏贝急忙搀住母亲，扶她坐在椅子上，接过母亲手中的宝剑，放在桌子上，点亮煤油灯。灯光中母亲的形象，吓得阿贝目瞪口呆。母亲蓬鬓乱发，衣服破成了布条，疲惫不堪地瘫软在椅子上。母亲上气不接下气说：“阿贝，水，拿水来！”阿贝战战兢兢地端来一碗温开水。母亲接过来，倾碗饮尽。阿贝瞧着母亲满是血迹的胳膊，惊恐地问：“阿妈，您受伤了？”母亲摇摇头，安慰道：“我没事。路上与敌人遭遇，险些被擒。我还砍杀了几个洋鬼子！”阿贝端来一盆水。母亲振作精神洗完了脸，更衣，梳头。

“阿妈，”阿贝问，“外面怎么啦？”母亲眼眶里充满泪水说：“张发奎借洋鬼子海军陆战队，肆意屠杀起义者。连日巷战，我们伤亡惨重。你阿雷叔和你阿爸都已壮烈牺牲。起义部队也分散撤走了。”阿贝扑在母亲怀里，放声痛哭，泣不成声：“阿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”母亲擦着女儿的眼泪，劝阻道：“孩子啊！别哭，别惊动四邻，快止住！”阿贝止住哭说：“咱们回老家去吧？”

母亲叹口气说：“孩子，咱无家可归呀！当年，你外公是个游走江湖的拳师，因参加反清秘密暴动，被官府追捕，从中原流落到羊城来，以开武馆为生。他曾担当过孙中山先生的随身保镖。他把四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何家、金家、蔚家和夏家。后来，你外公遭刺客暗杀，外婆受惊吓病逝。你大姨父，前年跟着叶剑英在香港训练新军，因叛徒哗变，牺牲了。你大姨妈和表哥住在澳门。年初，你表哥在澳门罢工中，被澳督府枪杀。你二姨父是本城富商，香港太星洋行买办，带着你二姨妈在香港做生意。你三姨父是工人，住在本城。我们不能再去连累你三姨妈了。”

阿贝忽然想起吴妈的嘱咐：“阿妈，刚才吴妈讲，明天全城戒严大搜捕，她催咱们赶快到乡下避难！”母亲惊疑问：“吴妈！她是怎么知道的？”阿贝说：“不知道！”母亲蹙眉思忖，果断决定：“阿贝，你赶快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！到澳门找你大姨妈！”接着又想起了什么，“喔，还有，你把房租钱放在桌子上，给房东阿婆写个留言条。告诉她我们已经到乡下去了，这房子不再住了。谢谢她这些

年来对咱们母女的关照。”阿贝迅速拿出钱，写了留言条放在桌上。母女俩收拾起东西，出门走了。

母女俩跑到江边，在秘密的小码头边，找到了那条隐藏的舢板，小心翼翼地登上船。橹桨荡击水浪，凭借夜色的掩护，舢板躲过外国军舰扫射江面的探照灯光束。母女俩驾舟穿过封锁线，顺流而去。

翌日，全城戒严。

范家森与蔚少良在街头相遇，问：“阿良你去哪里呀？”阿良说：“到我四姨家找表妹阿贝。”范家森切齿道：“我早就发现，你对阿贝没怀好心！”阿良斥责说：“你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啊？”范家森恼羞成怒，挥拳打向阿良。阿良躲闪，出拳还击。两人纠缠着厮打起来。白北从巷子里出来，见阿良与阿森打架，跑过来劝解。突然，几个巡警吹着哨子冲过来，大喊：“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”三人见势不妙，撒腿散去。

这时，有辆马车驶过来，满载着死尸。赶车人发现身后的尸体有点微微颤动，他用手指摸他的鼻孔，尚存一息，低声唤道：“志坚！志坚！你醒醒！”夏志坚微睁开眼睛，刹那间又闭上了。赶车人机警地用毛巾遮盖在他的脸上，举鞭催马快行。车子走到街头哨卡，被哨兵头目拦住，赶车人定睛瞧，是自己人，惊诧道：“哦，阿昌，怎么是你！”李世昌说：“金大叔，我们几个是特地化装来接应你的！”金之辉兴奋道：“老夏在车上，还活着！阿昌快上车，护送老夏出城到乡下去！”金之辉扯了个响鞭，马蹄生烟，车轮滚滚，绝尘而去。

< 3 >

澳门，主教山西北角的妈阁街。

有位西方白人青年，在街头漫步走过来。他走到一家店铺门前驻足。抬头看那店铺的门额，牌匾已经更换，原来的“葡澳面包坊”四个字变成了“妈阁茶楼”。他摇摇头，摊开两手，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，欲转身离去，只见楼门里走出来一位华人姑娘。

这位白人青年的眼睛，瞬间被姑娘的身影吸引住了。姑娘身穿青底红花上衣，绿裤子，花布鞋，长长的独辫子搭肩垂到胸前，体态窈窕，妩媚动人。青年怔怔地站在那里，欣赏妙龄少女的倩姿。姑娘提着竹篮子，没有发觉这个白人青年在注视她。她与他在门口擦肩而过。白人青年看清楚了姑娘的容貌，那双硕大圆润的眸子，黑白分明，水汪晶亮。他仿佛还嗅到了她身上飘出的体香味。姑娘的倩影瞬间离开青年的视野，消失在街头的人流中。

青年正在发愣，突然有人在他肩头拍了拍。他回头看，搭讪道：“哦，阿大，你来这里吃茶呀？”拍肩者是个港口把头，人称码头蛇阿大。阿大咧嘴笑道：“布伦达，你这位葡萄牙大公子，也光顾这妈阁茶楼。稀客喔！”布伦达摇摇头：“No, no, first!”阿大说：“进去吧，我请客！”布伦达婉言谢绝：“不好意思。我在此等位朋友。”阿大带着两个随从跨进铺子的门槛。

布伦达愣了片刻，下意识地也走进这妈阁茶楼。楼里的空间虽然不算太大，但生意相当兴隆，人来人往，出出进进，很是一派热闹的样子，楼下已是顾客满座。临街的玻璃屏壁边，坐着一个酒糟鼻子的人，看见码头蛇阿大进来，立即起身迎过来：“大哥，楼上有请！”也带着两个弟兄跟着阿大上了二楼。

布伦达走过去，入座酒糟鼻空出的座位。他知道此人是个街头无赖，人称红鼻子阿三。此人整日里混迹赌场，出入茶楼妓馆，往往无事生非，没人敢惹他。今天，他特邀码头蛇阿大到此不知有何贵干。老板娘走过来，和蔼地问：“先生，您用什么茶？”布伦达表情有点尴尬，很不自然地张了张嘴，没说出句话来，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老板娘笑容可掬，亲切地介绍：“我们这里有菊普、龙井、乌龙、云雾、铁观音、茉莉花，还有中式糕点。您选用哪种呀？”青年随便说了

句：“哦，我喝茉莉花！”不多会儿，老板娘便把茉莉花茶端到了青年的面前。布伦达闻了闻茉莉花茶的香味，但他无意品尝，他的视线透过屏壁玻璃，一直在凝望刚才姑娘消失的那个方向，期盼再次能看到她的身影。

布伦达呆坐着，眼睛凝视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待茉莉花茶放凉时，果然，姑娘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里。姑娘走进茶楼来，手提的竹篮里满是鸡蛋。老板娘接过篮子。姑娘手捏起胸前的长辫一甩，辫子便跳垂到了背后。布伦达眼花缭乱，心旌摇动，眼看姑娘要走进内室去，他不由自主地脱口喊道：“小姐，拿糕点来！”姑娘应声走过来，很有礼貌地问：“先生，您需要什么糕点？”青年犹豫了片刻道：“蛋挞。”姑娘转身离去，片刻返回来，手端托盘过来，将蛋挞放在桌上，没有马上离开，坦然大方地坐在青年的面前。青年见此情景，惶然发愣，不知是惊是喜，反而拘谨起来。不知怎的，他的眼睛不敢直面正视这位姑娘，反而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姑娘笑了笑说：“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你就是布伦达，是吗？”布伦达抬起头，两眼圆瞪，惊疑地问：“哎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？”姑娘双手托着下巴，两靥含笑道：“昨天下午，在全校周末演艺会上，你用华语朗诵中国的唐诗，很精彩的！”布伦达听了姑娘的赞誉，满脸兴奋：“是吗？”姑娘说：“你的华语讲得那么流利、标准！谁教你的呀？”布伦达说：“我妈妈教的。她是英国人，曾经留学北京大学，又在葡萄牙驻穗领事馆作过多年华语翻译。”

“嘻！”姑娘微笑道，“有其母必有其子哦！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布伦达问。

“我叫华夏贝。”

“啊，好美的名字呀！华夏人中的宝贝！好听，也好记！”布伦达又问，“你在哪个班上课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呀？”华夏贝说：“我是刚从外地转学过来的。昨天下午才到学校办完入学插班手续，就去参观周末演艺会，碰巧听到你用华语朗诵唐诗。你给了我深刻的印象！布伦达笑道：“是吗？认识你是缘分。你

我又是同学，更是荣幸！”华夏贝问：“您喜欢吃蛋挞？”布伦达说：“吃过，好吃！”

“布伦达，您还需要什么吗？”华夏贝问。

“不需要了！”布伦达摇头道。华夏贝拿起托盘说：“您慢慢用餐，恕不奉陪。欢迎您再次光临！”说罢转身走了。布伦达道了声：“谢谢！”目送华夏贝走后，眼睛转移到碟子中。他忽然发现眼前碟子里的蛋挞，做工是如此的精美，色香味是这样地诱人！其实，他并没有吃中式茶点的习惯，本想离去另找餐点，不料竟是华夏贝的姿色吸引了他。

直到餐毕，他没有再见到华夏贝。布伦达走到柜台前向老板娘付了一张大额面值的澳币，说：“阿姨，不必找钱了，全收下吧！”华嵘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能多收你的钱呀！”连忙从柜中找出零钱，抬头看，布伦达已经消失在街头的人群中。

< 4 >

布伦达背着书包走进校门，来到教室，坐在课桌前，把书包塞进桌斗内。同学们陆续到位。布伦达无意中抬头，看见有位陌生的女生走进教室。她身穿校服，短发齐耳，走过来，无拘无束地坐在他旁边的空位置上。这位女生捅了捅着布伦达的胳膊：“哎！布伦达同学，你怎么又不认识我了？”布伦达仔细一瞧，欣然道：“哦！华夏贝！你怎么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我几乎认不出来了！”华夏贝笑道：“入乡随俗嘛！”又问，“我坐的这个空位置上，原来的同学哪里去了？”布伦达说：“原来的同学是位英国籍女生，叫伊丽莎。她爸哈德利是香港太星洋行董事长。她妈主持设在澳门的分公司。她转到东望洋山那边的中学去了，离家近。”

“喔，原来是这样。”

“哎，华夏贝，妈阁茶楼原是一家葡澳面包坊，我经常到那里吃糕点。现在成了你家的茶楼，比面包坊的生意兴隆多了！”

“妈阁茶楼不是我家的，是我大姨妈租房新开的店。她委托我妈负责照管经营，为的是让我们母女有个安身立足之地。”

“好啊！以后，我的茶点就固定在你家了！你欢迎我不？”

“当然！不过，你要是真的想让我欢迎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“只要你欢迎我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！”布伦达说。华夏贝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张找零的钱，说：“听我妈讲，这是应该找给你的零钱，请你收下，保证以后不再多付款。答应这个条件，我就欢迎你，否则就把你拒之门外！”布伦达不得不接过钱，装进口袋说：“好好好，我答应，我答应！你说什么我都答应！”上课铃声响了。老师登上讲台，同学们起立，齐喊：“老师好！”老师应道：“同学们好！”接着打开教案，开始讲课。

数周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，华夏贝随布伦达来到主教山西侧。

布伦达指着前方的高级别墅区说：“阿贝，这主教山也叫西望洋山。你看，山角的那幢红楼就是我的家！”华夏贝顺着他指的方向放眼望去。那是一幢葡萄牙风格的建筑，粉红的外壁，橙色的屋瓦，拱圆的窗户，三角形的露台，罗马式廊柱，塔式楼顶，耸立在豪宅楼群中。阿贝喟然道：“好漂亮啊！我姨妈住的火船头街棚户区平房与这里的豪华洋宅相比，那里是地狱，这里就是天堂了！”布伦达说：“这里濒临西湾，景色优美，是澳督官邸和商贾富豪们的集中之地。”手指着远方的景色说，“你看，这里也有东方风格楼宇。南边不远处，就是妈阁庙。周围的地名多是以‘妈阁’命名的，除了这条妈阁街，还有妈阁巷、妈阁里、妈阁山、妈阁咀、妈阁斜坡、妈阁炮台，还有你家的妈阁茶楼！”

华夏贝轻笑道：“是啊，你们葡萄牙人不是把我们澳门也译名为MACAU吗？”布伦达说：“我们葡萄牙人也是入乡随俗，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，中西

合璧的典范哦！”华夏贝反其意道：“No, No！准确地说，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，强行殖民统治的经典！”布伦达哑然闭口，两人默无声息地向前走着。华夏贝跟着布伦达走到他家的大门外。

这里有持枪的印度红头阿三做警卫。

两人走进镂空尖条铁栅门，穿过楼前花园，来到楼内的豪华大客厅里。华夏贝站在这客厅里，顿觉眼界大开。客厅的面积很大，天花板悬挂着花环式大吊灯。地面像镜子，照得见人的影子。客厅摆放的，全是欧式家具。大厅的正壁是巨幅油画，画面是茫茫海洋，上有船队扬帆破浪前进。画幅的下面是四桅远洋帆船模型，舷侧有两层炮列。华夏贝走近模型，细瞧航船各个部位的组成。做工雕刻极其精致，就连各司其职的船员，也雕得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帆船模型的左边，是落地大座钟，吊锤悠闲地摆动着，右边立着地球仪。华夏贝走过来，用手轻轻拨弄，地球仪便悠悠地转动起来。她正在细心寻找地球仪上澳门的位置，客厅里响起铮铮的琴声。

布伦达坐在钢琴旁边喊道：“哎，华夏贝，你快过来呀！过来呀！”华夏贝离开地球仪走过来，高兴道：“啊，这钢琴的声音真好听！”布伦达问：“你弹过钢琴吗？”华夏贝抚摸着琴键说：“从来没有弹过。老师教唱歌用的都是风琴。我只会弹风琴。”她站在旁边，见布伦达的十指在琴键上轻松自如地跳动着，但她听不懂他弹奏的是什么曲子。曲终，布伦达起身离座说：“阿贝，你来弹奏。”阿贝问：“你刚才弹奏的是什么曲子呀？”

“是莫扎特的《A小调钢琴奏鸣曲》。请你弹奏一首东方曲子！”

“我弹一曲《茉莉花》。”华夏贝坐下，流畅地弹奏出欢快悠扬的曲调。

“弹得好！”布伦达赞誉道，“优美动听！你有弹风琴的基础，学钢琴就容易多了！”华夏贝说：“那我还要拜你为师哦！”

“不敢当，我还是做你的辅导员吧。”

“你的家人呢？”阿贝问。

“我爸妈每个周末都是去港岛度假的。阿贝，今天我邀请你来我家，是想给你画幅肖像，乐意吗？”

“没看出来你还有画画的天赋呀？”

“不是天赋，是爱好。我的素描画，曾经多次得到老师的好评呢！”

“你给我画像，是画素描还是画油画？”

“先画素描，再做成油画。”

“好哇！来吧！”

“可惜的是，你的那条长辫子没有了。”

“画脸，又不是画辫子！”

“阿贝，需要化妆吗？我妈的梳妆台上什么都有。”

“我不喜欢涂脂抹粉。”

“我与你同感，喜欢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。”布伦达说着从橱柜里拿出画板来。

“我也很喜欢做画。但不会画油画，只会画水墨国画。”

“我可以教你画油画呀！”

“那好呀！”华夏贝坐下。布伦达开始打素描底稿。他抱着画板，手中的铅笔抵着下嘴唇，凝神注视着华夏贝的脸庞，仔细打量这位东方少女的面部特征，与其说他是在精心琢磨，倒不如说他是在醉意欣赏。此刻，他所阅读的那些世界名著中，描写美女花容月貌的优美词语，还有那些世界名画里，描绘女郎娇媚神态的柔美线条，全在他脑海里涌现出来。布伦达暗自惊叹：

华夏贝眉眼鼻口的尺寸，额颊耳颞的结构，完全符合黄金分割的美学比例，而且她的风韵气质更是无以伦比地诱人，胜似西方的维纳斯和蒙娜丽莎，超过东方的西施与林黛玉！如若不是此刻给她画像，何以能如此静心慢慢地欣赏她这美轮美奂的姿色，细细地品味她温馨秀美的内涵。华夏贝瞧着布伦达傻愣愣地盯着她，迟迟没有动笔的样子，有点不好意思地问：“哎，布伦达，你在犯什么傻，

为什么不动笔呀？”

布伦达这才从陶醉中猛然清醒过来，下意识地摇了摇头道：“哦，动笔前的精心观察和悄然凝思，是为了孕育激情，诱发灵感，蒙生悟性，然后才能够欣然运笔，一气呵成！阿贝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也不要拘谨，要放松，表情越自然越好！不要认为我是在给你画像，而是感受我在与你谈心。如果你坐累了，就休息休息，活动活动，再进行。”

华夏贝高兴地点点头，正襟危坐，神态自若，笑容可掬地坦然面对着布伦达。布伦达开始动笔了，他抬头看一眼，低眉画一笔，是那样地细心，那样地富有情趣。此刻，也仿佛就是从此刻开始，布伦达的举止形象引起了华夏贝的兴趣。从此，这位风度潇洒，气质文雅，学习成绩优异，且富有艺术天赋的葡萄牙青年开始慢慢走进华夏贝的心灵里！布伦达画完素描。把画稿夹在画夹子里，放进橱柜。华夏贝站起身问：“哎，你怎么放起来了？画得像不像我呀？”

“现在不能看，因为还没有画完。素描只是个底稿。”

“哎呀，坐得我的腰腿都酸疼了。你也够累的吧？”

“不累，给你画像是一种美的享受。哎，华夏贝，咱俩跳舞吧，我帮你消除疲劳。”说着走过去打开旁边桌子上的留声机。客厅里响起了西洋舞曲的优美旋律。布伦达牵着华夏贝的手，翩翩地舞蹈起来。他带着华夏贝，走步，跳跃，旋转。两人第一次伴舞，没想到，动作配合得是如此和谐默契。顷刻之间，两人便融进如痴如醉的境界，欢乐地转动着，快速地飞旋着。水磨石地面上的影子，在旋转，天花板上的吊灯，在旋转，客厅里的大幅油画、帆船模型、落地座钟、地球仪，都在旋转。客厅里的一切都变得虚幻了。突然，两人乱了步伐，足腿相绊，跌倒在地板上。布伦达紧紧搂住华夏贝，欢笑着在地板上打起滚来。

华夏贝从布伦达家出来，回到妈阁茶楼，已是掌灯时分。

铺面里顾客满座，十分繁忙。阿贝这才意识到回来晚了，跨进门，便见母亲满脸不高兴，板着脸斥责道：“死丫头！你疯到哪里去了？”华夏贝把书包挂在